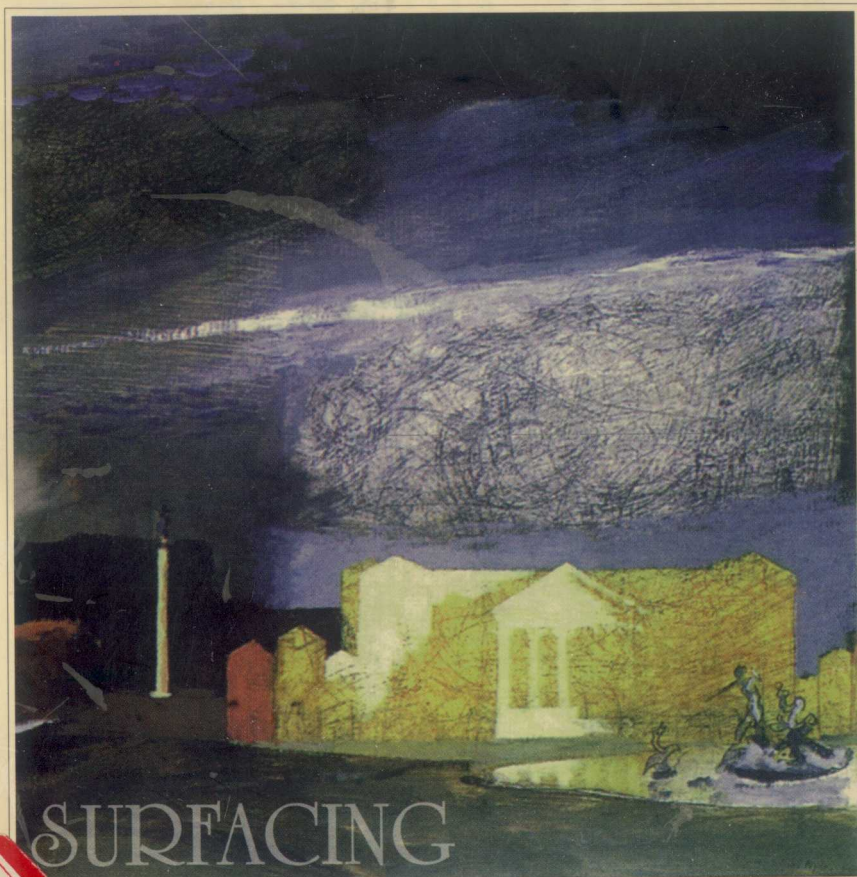


Margaret Atwood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浮现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蒋丽珠 译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464629

MARGARET ATWOOD

浮现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蒋丽珠 译



464629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现 / (加拿大) 阿特伍德 (Atwood, M.) 著; 蒋丽珠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9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Surfacing

ISBN 7-80567-967-3

I. 浮… II. ①阿… ②蒋…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7794 号

Copyright © 1972 by O. W. Toad Lt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 Deutsch Limite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37号

书 名 浮 现

作 者 [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 者 蒋丽珠

责任编辑 张 遇

原文出版 Virago, A Division of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UK),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4

字 数 157 千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67-3/I·604

定 价 (软精装) 11.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追 寻 遥 远

(代前言)

余立新

加拿大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1939年生于渥太华,后随家迁至多伦多。1962年她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此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并曾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作为加拿大当代文学的中坚之一,她在诗歌创作、文学研究、小说创作等诸多领域均有相当成就。1972年的作品《浮现》便是作者的一部长篇力作。

小说的故事情节是以女主人公的叙述展开的。她接到了故乡老实巴交的老邻居保罗夫妇的来信,称孤居的父亲于几天前突然失踪了。于是她的朋友大卫、安娜夫妇及恋人乔便陪伴着女主人公一同驱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魁北克附近的一个美丽的小乡村,希望能找到女主人公失踪的父亲。女主人公在村里找到了保罗夫妇。几十年来,保罗夫妇与她的父母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女主人公的母亲年轻时因病去世了);互相赠

送自己园子里的蔬菜是他们表达这种友情最平常最朴实的方式。保罗几乎认不出早年离开故乡如今已长大成人的女主人公了，他热情地招呼着女主人公并告诉她关于她父亲失踪的大概情况。女主人公的家在离这个村子不远的湖中小岛上，他们乘船来到了这个几乎与州隔绝的小岛上，由于女主人公父亲的失踪，更使这个小岛显出了一些荒凉。但荒凉并不能掩住小岛的美丽的景色与平静的气氛。这使在都市里喧嚣惯了的大卫等人忍不住一阵悸动和狂喜，安娜兴奋的尖叫声甚至盖过了轮船引擎的轰鸣。而生长于斯的女主人公对这一切景物大熟悉不过了，这熟悉的景物不断唤起她对旧时情形的回忆。在小岛上他们一面寻找着女主人公父亲的踪迹，一面享受着岛上安逸平和的生活，大卫他们显得十分兴致盎然，然而女主人公内心却渴望着尽快离开这里，也许是她对城里现代生活已经形成习惯了，更重要的，她内心里隐隐恐惧地感到父亲已经和他们之间属于两种人了，如果他在某个时候忽然出现的话，说不定两种人会互相伤害。从父亲留下来的几幅难解的图画、一封信和一张地图上的标识，女主人公推测父亲最近一直在观察和描摹白桦湖附近可能存在的石壁画，她于是独自驾着小舟来到了白桦湖，在湖水下的石崖下，终于发现了被淹死在湖底的父亲。

在寻找父亲的短短几天里，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却在悄悄发生着转变，她深切地感受到现代文明对人性及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破坏和毁灭，也看透了大卫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现代人性的虚伪和庸俗无聊，于是，饱受了现代生活痛苦和创伤的女主人公终于决定独自留在小岛上，远离现代生活，过一种最原始的、但也是最贴近大自然的生活。

二

小说的主要人物只有4个,即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女主人公、大卫、安娜、乔。大卫与安娜是一对结婚已9年的现代夫妻。当他们随着女主人公第一次踏上这个荒凉的小岛时,他们立刻充满了好奇和惊喜,发自内心地感叹“真不错”,“离开城市对我们大有好处”,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不过是城里人下乡郊游时最平常不过的感叹,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好奇与惊喜过去以后,现代都市人的无聊感便紧紧抓住了他们。安娜对爱情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使她尽管已结婚9年,却仍然时时刻刻用化妆品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被大卫看出已显衰老的面目而被抛弃。大卫呢,与其说他不相信爱情,还不如说他根本就不曾有过爱情,他对一切都玩世不恭,作为一个从事电影摄影的艺术家,当他拍摄完小岛上各种景物后,竟无聊地强迫自己的妻子安娜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光衣服供其拍摄取乐;作为安娜的丈夫,他竟一方面怂恿安娜与乔私合,同时又恬不知耻地向女主人公求欢。显然,大卫夫妇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对现代人性被异化、被扭曲的憎恶和批判。

小说的女主人公本是一个从乡村走进都市的女性,纯朴、热情、单纯,她曾渴望着繁华都市里的现代生活,但从她的回忆中,我们知道现代生活却使她饱受痛苦,心灵伤痕累累,于是在她纯朴热情单纯的内心又平添了几分忧郁和怀疑,所以当深爱着她的乔向她表白,希望能与她结婚时,她的眼前立刻闪现出了她上一次失败婚姻的一幕幕场景,于是她断然拒绝了乔的请求。随着她寻找父亲踪迹的进一步深入,旧时的生活唤起了她内心深处所本有的那份对大自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也使她对现代生活的各种虚伪现

象和非人性的一面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于是她毅然抛弃了曾渴望过的现代都市生活,独自留在了父母亲生活一辈子的小岛上。

小说留给我们的悬念是乔这个人物,他怀着真挚的感情向女主人公求婚,却遭到拒绝,但当女主人公独自撇开众人留在小岛上时,小说结尾却写到乔离开了大卫和安娜,一个人乘着保罗的船又来到了小岛上寻找女主人公。他真的会找到她吗?并愿意与她一道坚守这荒凉的小岛吗?或是他在失望之余,又折身而去,留下心爱的人孤独荒园?小说对此没有说明,也许作者自己也不敢确认结果,也许作者只是想留一个希望在读者也在自己心里罢了。

三

小说的时间跨度只有几天,但作者采用联想的手法,即通过女主人公触景生情,不断闪回旧时生活的场景,从而使时间跨度一下子延伸到几十年前。这样,一方面交待出了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对女主人公的身世也作了较为清晰的追溯,如在女主人公的联想中,我们知道了她儿时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的快乐情形,知道了她离开这美丽的故乡,投身于现代都市生活后所经历的结婚、堕胎、离婚等等各种痛苦辛酸往事等。另一方面,旧时的生活场景不断与现代生活场景形成对比,从而把女主人公内心痛苦、矛盾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巧妙地将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牵引着,引导着。由联想而造成了时空的交叉衔接甚至错位,都被作者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读者丝毫没有通常读一般意识流小说所感到的茫然无绪或不知所云,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也似乎消失了。作者这种娴熟的近乎蒙太奇的手法真可谓匠心独具。我们来看两段:

“人把蚯蚓放到锡罐里，往里面添了点儿土。我用手捂着罐口开始往回走，走到小屋时蚯蚓已蠕动着爬出了罐口，它们竟想重获自由。我从包食品的纸袋上撕下一块，做了个纸盖盖在锡罐上，然后用橡皮筋把它固定好。母亲是个爱好收藏东西的人：橡皮筋、绳子、别针、果酱瓶子。在她心中，大萧条永未结束。”

“我躲到厕所把自己闷在里面，不仅躲开了伊文斯，也避免了与他一同商谈什么。厕所是我躲掉我不想做什么事的地方，譬如逃避去园子拔草。厕所是新建的，旧的那间已废弃不用了。它是用原木搭起来的，是我和我哥哥一起挖的茅坑，他用铁锹挖，我用水桶把沙土拉出来。有一次一头豪猪掉了进去，豪猪喜欢嚼斧头柄和马桶坐圈。……”

无论是由“橡皮筋”而想到母亲的“爱好收藏”，还是由“躲到厕所”而想到“我和哥哥一起挖的茅坑”，都是那么的亲切自然，了无痕迹。而全书类似这样的精彩部分片片皆是，许多都是大段大段的，读来令人为女主人公不动声色中的“浮想联翩”而拍案叫绝。

四

二次大战以后，人们普遍开始对人类现代文明中的各种现象进行反思，对现代文明与人类本性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追问。各种现代哲学流派的兴起，对人类理性主义表示了怀疑甚至否定，在 20 世纪科学发展到人类已经登上月球的

同时,“我是谁”的寻问声却越来越响,失去了神的关爱与教导的人们,似乎更为迫切地要求在社会、自然中为自己定位。这也是二战后许多文学创作者十分关注与着力表现的一个主题。小说《浮现》向我们展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主题。小说在许多段落都描写了湖区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情景,如游客遗留下的肮脏的啤酒瓶罐头瓶,伐木工人漫不经心地砍伐着林区的树木准备建造水库,被杀戮的苍鹭被人恶作剧般地悬吊在林中,散发着腐臭的气味,等等,特别是那只被悬吊的苍鹭的形象,总是不断闪现在女主人公的眼前,咬噬着她的心灵,她从内心发生了愤怒的斥问:“他们为什么像滥用私刑处死受害者那样地把它挂在那儿?为什么没有像扔垃圾一样把它扔掉?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可以这样做,他们有杀戮的权力。再者说,这种作法没什么价值:从远处看,它很漂亮,但它不能驯养、烹饪或训练其讲话,他们与这样一个东西的惟一联系就是毁了它。他们捕猎动物,把它们当作食物和奴仆或陈列它们的遗体,仅仅是这种选择:带犄角和尖牙的头被砍下来挂在弹子房的墙上,还有制成标本的鱼,它们都是战利品。”她对人类嗜杀成性的恶劣本质做了最激烈的声讨。小说中有两次描写在湖上钓鱼的情景,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女主人公思想感情所发生的变化,第一次是他们刚刚来到岛上,大卫钓到一条狗鱼,落进船仓的时候,被女主人公一刀柄将脑壳砸碎了,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当时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的文字:“我感到有点恶心,它毕竟是我亲手杀死的,是我把它置于死地的。但我明白这种感受很不合理,杀死某种东西没什么了不得的。”第二次则是在数天之后,女主人公内心已悄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卫钓上了一条凶猛的鲈鱼,请求一旁的女主人公帮助杀死,却遭到了她拒绝:“鱼是一个整体,我再也不能杀死它了,我没有权力那样做。我们不需要它作食物,我们的食物是

罐头。我们一直在干这种事，这是一种侵犯。我们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运动或高兴，或是人们所说的娱乐，这些再也不是什么能站得住脚的理由了。”

人性的扭曲不仅表现在人对大自然的屠戮和破坏，更可怕的在于人类相互之间的折磨和残害，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让我们来看看小说中一段安娜叙述与她夫妻9年的大卫吧：

“哦，上帝”她说，“我该怎么办？我忘记带化妆品了，他会杀死我的。”

.....

“他会为此而收拾我的，”她听天由命地说，“他订了几条规矩，如果我违反其中一条，我就会受到惩罚，他还不断地改变这些规矩，所以，我总也拿不准。他疯了，他脑子里好像缺点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喜欢让我哭泣，因为他自己哭不出来。”

“有时我觉得他宁可愿意让我老死，”安娜说，“我曾做过这种梦。”对安娜来说，大卫就是她的地狱，特别是小说中描写大卫强迫安娜拍摄裸体一节，更是现代文明中的人性虚伪、庸俗、无聊的一面暴露得一览无余。

女主人公每一次联想，都是过去岁月的或快乐或痛苦的浮现，而父亲的不幸去世，则宣告了能够浮现的往昔的最终结束。最不可思议的是，女主人公父亲坚持不懈地追寻着印第安人的原始岩画，在摔入湖中时，却由于身上背的现代文明的结果之一——照相机的重力而伏尸湖底。这终于促使了女主人公下定了决心：逃离文明，逃离现代。她破坏了屋里所有现代文明的产物，脱光了自己

第 一 部

第一章

真难以置信，我又回到了这条路上。道路蜿蜒曲折，沿着湖岸向前延伸，湖旁的白桦树正在枯萎，它们染上了从南方蔓延而来的某种树病。我注意到这里的人们也有自己的水上飞机可供出租了。可这地方仍离城市不远，以前我们没有走过这么远，现在这城市拓展了许多，修筑了旁道，这是一项新成就。

我从未把这地方看作是城市，它只不过是我们在行进途中的最初的或最后一个边塞村落，这里的小房子和棚屋混杂在一起。一条主街上有座电影院，红色的 R 标志一闪一闪的。有两家饭馆出售同样的灰黑色的汉堡包牛排，上面涂着黑糊糊的肉汁和罐装豌豆，豌豆松软洁白，有如一粒粒鱼眼，此外，饭馆还出售猪油爆炒的杂碎。母亲说过，你要是买一份荷包蛋，仅看蛋的边缘就能判断它新鲜不新鲜。

我出生以前，我哥哥有一次钻到一家类似这种饭馆的餐桌下，把手伸到上菜女招待的大腿中间，摸来摸去，当时还是战争时期，我哥哥没见过她穿的那种发亮的橘黄色人造纤维的长筒袜，我母亲从不穿它。还有一年，我们光着脚跑过满是积雪的人行道，我们没穿鞋子，因为鞋子早在夏天就穿烂了。那时我们用毯子裹着双脚坐在汽车里，假装受了伤。我哥哥说，德国鬼子把我们的双脚给打飞了。

如今,我坐在另一辆车里,这是大卫和安娜的车。车的尾部向上凸起,车身镀有铬合金的横条,十年前就淘汰了的车型,看起来像个笨拙的怪物。另外,大卫得把手伸到仪表盘下才能打开车灯,他说他们买不起更新的车,这话倒未必尽然。我发现大卫车开的好极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外侧的手放在车门上,一是为了撑牢自己的身子,再就是必要时我可以立刻跳下去。以前我和他们一起乘坐过这辆车,但行驶在这条路上,情形好像有些不对头,不是他们三人有问题,就是我出了毛病。

我坐在放行李的后座上,乔坐在我身旁。这家伙嘴里嚼着口香糖,还握着我的手,这样他便很容易地打发掉时光。我注视着他的手:他的手掌宽大,五短手指摆弄着我的金戒指,翻过来调过去,一会儿紧握,一会儿松开,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他的手是地地道道农民的手,而我却长有一双种田人的脚,这是安娜告诉我们的,眼下每个人都卖弄点小魔术赶时髦。安娜在聚会上经常给人看手相,她说这样可以替代纯粹的谈话。她在给我看手相时问我,“你是双胞胎吧?”我说不是。“你肯定?”她接着说,“因为你的一些手纹是双重的。”她用食指划着我的手纹,“你的童年很美好,可后来竟出现了这条莫名其妙的断纹,”随即她皱了皱眉。我说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寿命有多长,不必泄漏其它的东西。她说:乔的手表明他是个值得依赖的人,只是不太敏感。对此我置之一笑,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从乔的侧面看,他简直就是美国五分硬币上的水牛像,毛发浓密,鼻子塌矮,一对眯缝眼流露出挑衅和愚不可及,即是那种曾统治地球而如今又面临灭顶之灾的某种动物所流露出的神态。他自己也是这么看的:倍受欺辱,怀才不遇,可暗自里他却奢望人们为他建一个保护区,类似那种鸟类禁猎公园。多美的乔。

意识到我在注视他，他便松开我的手，吐出口香糖，把它揉成团包在锡箔纸里塞进烟灰缸，然后双手抱起肩膀。这意味着我不该注视他，于是我转视前方。

行程的头几个小时，我们翻过牛群点缀的平缓山坡，又穿过枝叶繁茂的树林和已经枯死的榆树林，随后我们进入针叶林，穿过炸药炸开的路段——这里的石头都是粉红和灰白色的花岗岩，接着又驶过那些看起来很容易坍塌的供旅行者憩息的小屋，小屋上挂着“此地通往北方”的牌子，至少四个小镇都挂有同样的牌子。未来属于北方，这曾经是一句政治口号。我父亲听到这句话时说道：北方，除了过去，什么都没有，即便有，它的过去也无足轻重。现在，无论他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不再说那些警句式的格言了。我们的父辈不应该变得衰老，我羡慕那些年幼时就失去父母的人，因为人们能很容易地记起他们，他们毫无改变地存留在子女的记忆当中。我想我的情形也大概如此，即使我晚些动身返回，一切终究会一样的。我的父辈是生活在另一时代的人们，他们只为自己的事情而忙碌，安全地躲在果冻一样半透明的墙壁后面，好似冷冻在冰川里面的猛犸象。我必须做的就是：只有一切准备就绪，我才起身回家。可是我不断地推迟行期，因为有太多的解释和理由。

现在我们正驱车驶过岔道，朝着美国人当时挖的炮兵掩体走去。从这里看去，那座掩体好似一座平静的山丘，上面覆盖着云杉原木。可是，伸向树林中的又粗又重的电线却暴露了它的秘密。听说美国人早已离去，或许这是个骗局，这样他们就可毫无忧虑地在此生活下去。将军们住在混凝土筑起的掩体内，而普通士兵则在地下房屋里居住，那里的灯火昼夜通明。我们无法走进去看一看，因为我们没有被邀请，可这座城市邀请了他们，他们滞留此地

对当地的生意大有好处，他们很能喝酒。

“那地方是放火箭的地方，”我说。我本该说“曾经是”，但我并没有纠正。

大卫愤愤地骂道：“该死的法西斯，蠢猪美国佬！”他的口气听起来好似在评论天气。

安娜一言不发，她的头正仰靠在座位的靠背上，因为车窗没有关严，钻进来的微风轻轻将她的发梢吹起。刚开始她一直唱着《旭日之屋》和《丽丽·玛莲》这两首歌，一连唱了好几遍。她尽量把嗓音控制得低哑深沉，可挤出来的声音却是沙沙的童音。大卫扭开收音机，什么也收不到，我们的位置正处在两家电台之间。当安娜唱着《圣·路易·布鲁斯》时，大卫吹起口哨来，于是她便闭嘴不唱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最要好的女朋友，我认识她已有两个月了。

我向前倾了倾身子，对大卫说：“‘瓶屋’就在附近，再向前左转弯就是。”他点了点头，车子慢了下来。我向他们提到过这家瓶屋，我想他们会有兴趣的。他们正在拍摄一部影片，乔负责摄影，虽说他从未干过这一行。大卫说他们是新潮的多面手，你得教会你自己应该学的东西。我想拍电影大概是大卫的想法，他自称导演，把他们所有的存款都取了出来。他要把他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拍摄下来。他把这称作随意取样，这也是他们这部影片的名字：《随意样片》。他们拍完胶片（胶片是他们惟一能够买得起的东西，摄影机是租来的）后，还要重新看一遍，然后再剪接这些镜头。

大卫描述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时，我问他：“假如你不知道是关于什么的，你怎么知道该拍些什么呢？”他用教导新手入门的眼神瞥了瞥我，然后说道：“如果你事先就否定了你的想法，就像你现在这样，那你就什么也做不成。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前进。”安娜正